

卷一百五十二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一百五十三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

[論-諸子-4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

[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三

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四方夷落之情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王昭禹曰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非特圖也又掌其地焉東方曰夷其種有四南方曰蠻其種有八東南曰閩其種有七西北曰貉其種



有九西方曰戎其種有五北方曰狄其種有六自
邦國都鄙至於夷蠻閩貉戎狄雖有內外之殊然
先王之政一視而同仁其人民之所聚財用之所
出九穀之所生六畜之所產其數要不可以不辨
也其利害不可以不知也

臣按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其所以生者以人為
貴而人之中有華有夷華一而已而夷則不上
於一焉蓋華夏居中夷狄處外中者混而同其
性稟習俗雖有少異而其大畧則同也外者環
而統之有接續之際而無混同之勢故其性稟

習俗也始而近也則大同而小異終而遠也乃
至於背戾而懸絕焉惟其勢異而情殊故帝王
所以治之也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
宜隨機而應變因事而制宜要在使之各止其
所而已彼既止其所而不為疆場之害則吾之
內地華民得其安矣

王制曰中國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
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
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
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鄭玄曰五方之民性不可推移地氣使之然也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不大食地氣燬不為病也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也

吳澂曰皆有性謂其生稟各不同不可推移謂其生稟一定而不可易東方曰夷以下言四夷異俗文身與雕題同衣皮與衣羽毛同此亦言其俗之大略而已

通典曰緬惟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有居處巢穴焉有葬無封樹焉有手團食焉有祭立戶焉聊陳一二不能徧舉其地徧其氣硬不生聖哲莫革舊風訓

語之所不可禮義之所不及外而不內疎而不戚來則禦之去則備之

臣按自古馭夷狄之要法不出乎來則禦之去

則備之二言而已

以上總論四夷

舜典竄三苗于三危

朱熹曰三苗國名在江南荆揚之間恃險為亂者也竄則驅逐禁錮之

分耗三苗

朱熹曰北猶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

益稷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蔡沈曰內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當憂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叙之故其頑而弗率者則臯陶方敬承汝之功叙方施象刑惟明矣或者乃謂苗之凶頑六師征之猶且逆命豈臯陶象刑之所能致是未知聖人兵刑之叙與帝舜治苗之本末也蓋滅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征之不服而又增脩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分

背之也

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蔡沈曰三危即舜三苗之地

呂祖謙曰三苗有罪自當竄逐發政施仁自當及之故治水至三危亦既使安居大得其叙後世以為投之四裔若棄之者非聖人之心也

臣按夷者異類之總名而經史所謂蠻則多指

南方之夷也夷狄之見於經者始於三苗所謂苗民者舜典禹謨益稷禹貢呂刑皆具焉帝舜授禪之初既首竄之于三危至禹治水時其竄

者既不叙其留者猶不即工。故帝命禹徂征。然猶逆命。及禹班師。舜後來格。於是考其善惡而分背之焉。由是觀之。可見聖人為治。拳拳於華夷之辨。蓋自有虞之世。固已然矣。非但始於春秋也。何也。天生人類。有二焉。華也。夷也。華華。夷夷。各止其所。然後生人安而世道清。若夷有以亂乎華。則人生為之不寧矣。雖有政教。何自而施。故雖以帝舜之聖。有虞之化。其命官論治之際。猶切切以苗民為言。方是時。西北之戎狄未熾。所慮者南方之蠻耳。故舜命臯陶為士。首舉

蠻夷。猶夏為言。所謂蠻者。蓋三苗也。其始也。即其極惡者。而竄徙之。既竄之後。而又於所留者。分背其中之善與惡者焉。善者則獎之。而加以恩。惡者則懲之。而施以威。加以恩。則彼知所慕。而興於為善。施以威。則彼知所畏。而不敢為惡。是則聖人馭夷狄之微權也。今自巴蜀以東。歷湖南北。桂嶺雲貴。數千里。溪崗山菁之中。有曰狃。曰矜。曰獠。曰猺。曰獞之類。凡十數種。皆所謂蠻也。其間最輕捷者曰狃。說者謂此即三苗之後也。然今之狃。依山以居。性習不常。無有倫紀。

禮義觀禹誓辭數苗之罪謂其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則是時之苗蓋有國都官屬但其用舍顛倒耳非若今世之苗若猿獠然無定居無常業不相統屬也國初於湖北川東立宣慰司者五曰永順曰保靖曰貴州曰思川曰播州又有宣撫司安撫司及招討司長官司之設外此所謂軍民府及軍民指揮使司者又兼設土官以轄其夷人隨其地而設其官因其俗而為之治善者授以職惡者分其勢是蓋得有虞分背之義禹貢丕叙之意也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置黔中郡漢興改為武陵郡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尺是謂賓布

臣按漢武陵郡即今常德澧辰沅等州郡是也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擊南越取其地置桂林南海象郡又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已拜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

臣按秦拜百郡嶺南有三郡桂林今廣西地南海今廣東地象郡今安南地也夫自秦漢以來所以為中國害者北曰胡南曰越然北胡之勢

實與南越不同西北之胡皆居中國邊塞之外有所限制則彼不能越其界而入我內地也惟越之地在古種類實多故有百越之名曰南越曰甌越曰閩越曰東越曰於越其地非一處其人非一種然自秦漢以來所謂於越東越甌閩之類皆已入中國與齊魯宋衛無異惟所謂南越者其地西連湖湘直抵滇貴牂牁越雋之境山深而地險猶有不盡歸王化者時時為郡邑居民害蓋今日湖南北廣東西其郡邑皆錯列山嶺之間與蠻夷雜居但有險易之異耳時

或竊發難於備禦非若西北邊塞之有限隔也

漢武帝時欲伐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言越方外之地剪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寇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露水居復蛇蠱音壘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今以兵入其地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勦兵糧乏絕民苦兵事盜賊必起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

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
之兵有征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
執事之顏行猶言馮行謂在前斯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
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

臣按閩越今福建地其入職方已久非復漢時
舊矣然劉安所言南方濕毒兵入其地不待兵
刃先自病死與夫兵至則潛藏兵退則復聚持
刃則士卒疲勦民苦兵事今日湖南廣右雲貴
其山菁之瘴癘猶獠之情狀省民之受害實與
漢時無異也

明主在上以天地為量以宇宙為境遠有遠夷梗
化則如安言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
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感德並行以一使之任
代十萬之師毋使中國之民懼蝮蛇猛獸之毒
染嘔泄霍亂之病親老涕泣孤子啼號迎尸千
里之外棄骨無人之境如安所慮者非獨遠夷
之幸實中國之幸也

元帝初元三年珠厓儋耳郡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
發兵擊定之至是諸縣叛連年不定上謀於群臣欲
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聖之盛禹入聖域

而不優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殷周之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人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至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瀆畔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賦役煩重寇賊並起是皆廓地秦太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正此社稷之憂也駱越棄之不與情不擊不損威今陛下不忍涓涓之忿欲驅士衆

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飢饉保元元也且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上以問大臣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擊珠厓與兵連年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詔珠厓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

疆

蘇軾曰。楊雄有言。珠玉之棄。捐之力也。否則鱗介易我冠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國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裳禮樂。蓋班班矣。其可復言棄乎。

臣按。捐之謂非冠裳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勿以為。臣竊以為。凡今日境土。非

祖宗所有者。則可用捐之之策。若天

祖宗初得天下。即入版圖者。其可以與人乎。况本中國膏腴之地。要害之塞。昔人所謂一寸山河

一寸金者。非至於甚不得已。而存亡安危之決在此。不可輕言棄也。

順帝永和初。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為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服。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其費。

臣按。華夷之類不同。而貪得吝與之心。則一也。帝王之馭夷狄。一惟以義勝之。而不校其利舊。

有者不取則彼敢於恣肆。舊無者取之則彼必至於怨望。吾惟循其舊而已。舊例之外毫末不加焉。然又必因其災患匱乏而又時有所縱舍焉。不責其備不逆其詐。

永和中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區憐等。歲餘不克。帝召百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荆揚盜賊盤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兗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聞軍行

日三十里而兗豫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人廩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兵猶尚不堪。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阯。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

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拜州刺史祝
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
從固議即拜良為九真太守喬為交趾刺史喬至開
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
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嶺外復平

臣按李固此議言南方用兵之病弊切中事情
使後世讀史者至此灼然如親在行間目擊其
事千古如一日也至其所謂發將無益州郡可
任者此皆已然之明効然後世藩服郡守任用
不久隨即罷去夷僚知其去任之速不可倚仗

而後來之吏又未必然徃徃疑信相半故雖暫
服而復叛也請以今廣西左右兩江言之兩江
地方二三千里其所轄狼兵無慮十數萬今設
為府者四為州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
土人為之而佐貳幕職參用流官故今百餘年
間未聞有屯聚侵掠者而所以為州縣害者皆
是不屬土官管束之人錯雜州縣間者其間雖
或亦有有司帶管及設土官巡檢者然流官無
權彼知其不久而輕玩之而所謂土巡檢者官
卑力薄不足以相鈐制臣愚以為今日制馭馴

服之策莫急於立土官請用左右兩江之例而
微寓夫設立軍衛之意蓋左右兩江府州之設
專以其地屬之一姓臣所謂微寓設立軍衛之
意者衆建官而分其權也凡今猺獞與編民雜
居州縣之間但彼依山菁以居耳今宜特敕
內外大臣躬臨其地召集其酋豪諭以

朝廷恩威將授以官如左右兩江土官例俾其
子孫世享之意有能率其種類五百名以上內
附者即授以知州之職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
判官吏目等官其官不拘名數亦如衛所之制

既授其授詞不須勘實官給以冠服遣官屬以
騶從鼓樂送歸所居徐俾其擇地立為治所合
衆力成之既成具奏請印俾推其中一人為
衆所信服者掌印則彼受

朝廷爵命必知所感慕而其同類咸尊敬之有
不伏者彼伏國威併力除之不難矣積久成
俗彼皆慕華風習禮教而知殺掠之為非况衆
設其官勢分力敵自是相制不能為亂而其中
不能無自相爭訟者須至申上司奏
朝廷則

國家之勢益尊。不勞兵戈而一方安靖矣。然所慮為後日患者。地界不明。異時不能無爭耳。宜乘其初。即遣官會同土酋。分立地界。或以溪澗。或以山阜。就於界上立石為識。大書深刻于上。曰某至某。為有司界。至某為土官界。其中民地。有深入其境者。即以外地無徵者。與民易之。隨其廣狹。不復丈量。其土酋所領地。就俾其認納稅糧。定為額數。日後不得有所加增。如此處置。庶幾其來無患乎。

唐貞元中。廣西黃洞首領黃少卿者。攻邕管及階欽。

橫貴等州。屢服屢叛。長慶初。經絡使嚴公素復請討之。兵部侍郎韓愈建言。黃賊並是夷獠。無城廓可居。依山傍險。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絡使多不得入。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曼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約立可推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

不下一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天明欺罔。又自南討。以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到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請為選有材用。威信請嶺南事者為。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臣按韓愈所言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一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此言非獨當時之弊也。古今人情不大相遠。舉古可以

知今。惟

聖明留意。遇有遠方捷報。以此言驗之。洞見其真偽矣。至其請為選有材用。威信請嶺南事者。為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此語誠古今處治南蠻之良策。大抵南蠻與北狄不同。蠻性陰柔。倚山為勢。軍來則入山。遠避。軍去則外出。虜掠如蠅蚋。然揮扇則飛散。反扇則復集。勦滅之甚難。且其地多瘴癘。中原之人憚入其地。未至固已怯畏。一入其地。氣候不齊。蒸濕特甚。往往不戰而死。既不可速戰。又不可持久。所

以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於南蠻者也。雖然天下之患。皆有所以然之故。知其故而逆閉其塗。絕其根。則其患自息矣。且今所謂猺獞者。非有強宗豪族。亦無深謀遠慮。非欲爭城邑。非欲收人心。不過欲鹵掠財物而已。其所處深山大菁之中。不為宮室之奉。不為妻妾之用。不為子孫之計。所得之財。將何所用。而用之。將何所貿易。哉。使吾內地之人。不與之交通。則彼所得財。無所用。而欲用之。亦無所於售。為今之計。宜敕鎮守都憲。督責藩臬帥閫。及守令將領。嚴束

所部軍民。不許與賊交通。凡軍民人等。有入山崗生理者。許其赴官告知。齎載某物。赴某山崗貨賣。官司給與印帖。為照。無帖者。不許責令供結。不敢將帶違禁器物。惟許取其生口米穀土物。不許受其銀兩。及其地所不產之物。違者。枷號示眾。沒入其財物。親屬隣保。知情不首。罪同。有首告者。給以其財物三分之一。如此則彼得物。無所售。而不劫質。以求財。而殺人以立威矣。又聞近年以來。其間城邑暮夜。多有為賊所竊入者。非殺死官員。掠去印信。輒避罪。不以聞。推原

其故非彼之有能乃吾之無備也。宜令守鎮都
憲總兵等官規畫城池守備之法。行下軍衛有
司俾其遵守。則永無失矣。蓋嘗推求其所以竊
入之故。多因軍衛有司互相推調。夜間失於覺
察。城邑往往至於失陷。蓋非內無糧餉。外無救
援。力屈而不能支也。今後凡有城池去處。責令
軍衛有司正佐官僚。寫立領狀。責其與城相為
存亡。有失陷者。決不輕恕。則彼知罪責深重。不
敢輕忽。則賊不能盜入矣。所謂規畫守備之法
者。每城必為內垣。荊棘柵柵。總為一門。昏夜既

上城守。即不容復下。必至黎明。然後開門。彼知
無可生路。則寢不安席矣。又預蓄乳犬。馴伏之。
每五塚間。用木為匱。懸一吠犬。微有風聲。犬先
知。微被不能架梯登垣而盜入之計。無所施矣。
宋史古者帝王之勤遠略。耀兵四裔。不過欲安內而
捍外。非以求逞也。西南諸蠻夷。重山複嶺。雜側荆楚。
巴黔巫中。四面皆王土。乃欲竭上腴之征。以取不毛
之地。疲易使之衆。而得梗化之民。誠何益哉。樹其酋
長。使自鎮撫。始終蠻夷。遇之斯計之得也。然無經久
之策。以控馭之。徃聽之。性便於跳梁。或以讎隙相尋。

或以飢饉所逼長嘯而起出則衝突州縣入則負固山林致煩興師討捕雖能殄除而斯民之荼毒深矣

臣按唐虞之世東西北三邊之夷皆不經見而首見於經者南方之苗也然三方之夷皆一面臨邊夷居外而其中乃王土也惟南徼之地則夷人錯居王土之中與居民相雜故其害及民尤易非若三邊之寇其來有時其侵有處其行有程先時可以為備臨時不至於蒼茫失措

仁宗時狄青請擊儂智高願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樞密使高若納言蕃部善射耐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驅破之必勝之道也青卒用騎兵破賊

臣按蕃落之兵以騎射名天下南夷聞之自然膽落然臣以為用之於有事之時不若無事之時遇有羌胡內附者即優加養給安置此方不徒今日徼南賴其用亦可以銷異時內地之禍宋初言于仁宗曰嶺南外區瘴癘薰蒸比方戍人往者九死一在多發兵則糧乏少則事不集急責功則蠻遁不肯出緩則復來擾人是宜有以制之也今聞發北兵踰萬人戍嶺外下濕上蒸病死必多料群

蠻勢不久屯擊之必散。臣謂不如選一二健將。歲纔留北兵五千人。分屯要害處。得善吏十數人。分置諸州。募土人為鄉軍。復其租調。視州大小。戶多少。為之數。統以部伍。教以進退。皆以彼所長技。與相追逐。率百人給北兵三十。以勁弩利兵佐之。冬春則使深入。擾其居。夏秋則使謹守。防其略。彼雖能誘納。中國亡命。要之食盡。必出。鹵掠若其來也。一大斬獲。則終身創矣。威已立。然可議招來。與之盟。則固許之。臣則久遠期五年。近止一年。南方無事矣。

臣按。洽御南蠻之法。與比狄不同。說者謂征蠻

無全勝之策。何也。蓋以其地炎燠卑濕。瘴癘疔甚。中原士卒不服水土。不待戈矛之及。天石之交。自相疾疫而死。雖有百萬之兵。亦無所施。故也。臣竊以為瘴癘之災。特以加諸貧弱及不善調攝者爾。若夫與將帥居顯要者。則宰焉。請命彼處守土重臣。多方詢察。久謫彼地之人。壽而健者。問其所以起居調攝之方。詳稽備。還刻梓以頒示士卒。每隊伍中。選一人專司其事。有不遵條示而自恣不檢者。必加以罪。其所當備藥餌器具。令有司給之。

張栻知靜江府奏本部備邊之郡九而邕管為最重邕之所管幅員數千里而左右兩江為最重自邕之西北有牂牁羅甸自杞而西南有安南諸國皆其所當備者然邕之戍兵不滿千人所恃以為籬落者惟左右兩江溪峒共八千餘處民兵不下十萬首領世襲人自為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其去邕管近者餘三百里遠者近千里所恃以維持撫治之者惟提舉盜賊都巡檢四人各以戍兵百餘為溪峒綱領其職任可謂不輕矣可不遴選其人謹護其土以為遠方久遠之計哉

臣按唐分嶺南北為五管而桂邕容三管地屬嶺南西道在于

本朝割容迤西之地屬廣東而廣西實全得桂邕二管及容管之少半邕即今南寧府其地控制左右兩江實為安南咽喉之地

國初因前代之舊設太平田州思明鎮安四府龍州等七州宣德中又陞思恩州為府用其土人為守長佐貳幕職則用流官惟太平府全用流官而其屬州仍其舊俗凡此羈縻州郡面內歲久首領世襲人自為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遇

有征發亦賴其用。但今控制之戍僅有南寧剛象二衛。太平一所。似乎單弱。請如張栻所言。及今無事時。於此地屯兵。以為重鎮。遴選守將。謹護其土。以為久遠之計。用以銷變於未然。

安南古交趾也。秦拜天下。於此置象郡。秦亡。南海尉趙佗擊併之。漢置九郡。九真日南象三郡是為交趾地。後女子徵側反。遣馬援平之。立銅柱為漢界。唐始分嶺南為東西三道。置節度。立五管。安南隸焉。五代劉隱并其地。以為交趾節度使。其後管內大亂。有丁部領者定之。其子璉內附。宋封為交趾郡王。交人封自此

始傳子璿為黎桓所奪。淳化四年封桓為王。桓卒子龍鉞立。其弟龍延殺鉞而代之。龍廷欲脩貢安撫使邵晔以聞。真宗曰。遐荒異俗。不曉事體。何可怪也。仍封為王。賜名至忠。為其下李公蘊所奪。即封公蘊為王。李氏傳八世。至吳昌。閩人陳日奘為其壻。遂有其國。

臣按交趾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五代時為劉隱所并。至宋初始封為郡王。然猶授中國官爵勳階。如所謂特進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觀察等使。及賜號推誠順化功臣。皆如內地之

臣未始以國稱也。其後封南平王秦章文穆。猶稱安南道。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因以高麗真臘視之。不復知其為中國之郡縣矣。李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焜為黎季犛所篡。季犛上表。竄姓名為胡一元。子蒼易名奩。詐稱陳氏絕嗣。奩為甥。永權署國事。我太宗皇帝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添平者始遁至京。愬其實。季犛乃表請迎添平還以國。朝廷不逆其詐。遣使送添平歸。抵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并及使者事聞。

太宗徧告于天地神祇。聲罪致討。遣征夷將軍朱能等征之。能道卒。命副將張輔總其兵。生禽季犛及其子蒼。澄獻俘京師。詔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季犛殺之盡無可繼承者。僉請復古郡縣。遂如。今制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一如內地。其後有黎利者。乃其夷中之夷也。中官庇之。遂致猖肆。上表請立陳氏後。

宣宗皇帝謂此

皇祖意也。遂聽之。即棄其地。俾復為國。嗚呼。自秦

并百郡交趾之地已與南海桂林同入中國漢武立嶺南九郡而九真日南交趾與焉在唐中葉江南之人仕中國顯者猶少而愛州人姜公輔已仕中朝為學士宰相與中州之仕相頡頏矣奈何世歷五代為土豪所據宋興不能討之遂使茲地淪於夷狄之域而為侏儻藍縷之俗三百餘年而不得與南海桂林等六郡班班然衣冠禮樂以為聲明文物之鄉一何不幸哉其間宋人雖一逐其王元人雖再入其國都而終不能有我

太祖皇帝開國之初陳氏首先納款

太祖著之祖訓不許後人伐其國陳氏為賊孽所

伐
太宗皇帝體

高皇之意不絕陳氏之嗣遣使送還其國賊孽乃殺之并及使者不得已興師平之求陳氏後不可得乃用漢唐故事復立郡縣而守臣不謹遂至夷獠復肆而黎利者以求得陳氏後為詞

宣宗皇帝體

文皇之心俾復繼陳氏之絕不逆黎利之詐遂為

所蔽群臣屢請與兵討之

章皇帝念

聖祖之垂訓因置不問而九真日南之域秦漢以來之遺民既得見天日而又淪於幽谷之中何其重不幸劫竊惟今日疆域遠過有宋並于唐而不及漢者以失嶺外此三郡也幸而得之而又失之似若可惜然守

祖宗之訓而不愆不忘此繼述之大孝守城之大

體也所可惜者一方之民重不幸耳在秦南強城

三郡地今其地東起廣東之欽州迤西歷廣西之左江至雲南之臨安元江為界欽以東海道

與之對境欽之西乃南寧府界南寧之東南明府所屬上思州忠州上下東諸州皆與之屬龍州乃其所必由之路而憑祥縣則其也鎮安府所屬有歸順及下雷尚亦與之九長官司皆其近界元江有水略在廣西則其必田之祥縣低其諒山府至其東者則自欽州西南其日所至其永安州由玉山等處至其東南則由臨安府經蒙自縣河底之蓮花南邊境之大畧也○以上言南夷

以上四方夷落之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三